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恭六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恭六

廣成先生杜光庭纂

蓬球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太始中入貝丘西
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
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
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碁於堂上
見球俱驚起謂曰蓬迂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
而至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
戲曰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一立飢以舌

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
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今王方平按行諸
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顧忽然不見及
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爲墟墓因
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恭六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
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
之中可以鑒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
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召庸醫以灸之光乃

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市還家於河
上見大舫一艘飾以金綵飾以珠翠張樂而
游可交立而視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
之登舫見十餘人戴冠羽服衣文斑駁雲霞
山水之狀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
與汝相見亦不知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
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但不食十年方可
得道耳以粟子一枚與之令食可交食一半
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上
岸忽如夢中足才及地已墮於天台瀑布

巖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
其詐妄移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泊到
天台之時已二十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
鮮瑩袁公以羽褐授之使居紫極宮越州廉
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曰始以神遊天上之簫

恭六

二

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
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真載
縑緗靈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況在名
山今古不殊蓬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恤遂
其棲隱於是任其遊息數年猶在江表間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旦入縣未啓關
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
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
山引之一冥室內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
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
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簡素不識篆字亦
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
試按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
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

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即復
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
還家習篆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
梓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
狀曰方傳祕籙有此嘉祥旣彰悟道之階允
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恭六

三

邵圖

邵圖者餘姚人也以孝廉擢第任江東紉曹
連假宰邑晚歲悟道受符籙備簪褐於天台
謝君方易名曰正圖奉師之道逾於其親居

四明山下葉天師舊址其弟德溫深於儒學
而未達玄理圖與四明晉紹山丈友善以兄
弟事晉十餘年未嘗往來忽一旦理策登山
訪晉焉於中道遇三道流携筐掇蔬偶遇道
者謂圖曰山側將有干戈江湖亂離五穀翔
貴不可居矣子旣棲心於道當可速遊以避
地圖視其筐中皆芝菌藥苗輩亦不敢爲請
言罷登山同行者訝其後至乃徐話所遇山
之峭嶮號大蘭羊額才通鳥徑攀緣一道以
絕他路圖與三人相值同行皆無見者是夕

宿晉之廬長遲明圖復還所居與善友者高
譚通夕昧爽間圖衣紙道衣秉簡長跪而化
所蓄書冊衣物一一條䟽封於其前發緘視
之則頒遺舊親交友靡不周悉弟拘於儒禮
哭之慟良久復蘇語曰吾得道耳非死也何
哀慟如此爲言訖奄然復化是歲漸有兵戈
自此中原多壘遠近饑饉率如其言矣圖秉
版跪化弟云坐化非儒家之事伸其足而瘞
之書之者痛其拘於俗而不達於道也

吳磻者別業在湖州卞山下其側有堆阜高三四丈圍數步巨石欹斜以蓋其頂磻偶率人力以長繩挽之石忽傾側其下有石穴深而甚明使一人夫縋絙而下見穴中甕十餘行列兩壁下滿中有水如血色又有諸小器

恭六

四

血若銅非銅若金非金皆有光耀其鏤鏤精巧若非人工洞穴漸深驚懼而出取器之最
小者欲示於外及出穴亦失所在乃以石覆之其後有人於側近林中得一銅甕可受六七斗亦滿中赤水傾棄溪中數日溪水皆赤

又有老母拾得文石光彩可翫偶墜火中則
異香之氣聞於遠近知其非常因收而寶之
每投火中異香亦如舊尋竟亡去時有里人
得識云卞山下有無價香長生藥即老母文
石之香吳磻十甕之水符其識矣

王生

王生者嘗遊湖州烏程過金子山下遇石門
大開遂由其中居第櫛比間并棊布名花異
木迨非人世其居人皆霞冠羽衣風貌高古
若神仙焉王生周覽勝異頗有寓居之思賦

詩而出復往尋之金子山前但見巨石峭崔
無復仙境矣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
抵明州行二三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

恭六

五

日已將暮苦人知棲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
明津焉道士曰此去人家稍遠無寓宿之所
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其家則林徑
幽邃山谷冲寂既憩廡下久之烹野蔬藥苗
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

日齋洎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
問隱雲觀置來幾年去此觀近遠答曰自古
有此觀去此五百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
以爲名客驚曰五百里甚遠尊師何時當還
答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復歸欲
留客久住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
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向來所在及問
歲月已三四年矣尋即復往再訪蹤無追其
處所矣

費玄真

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
末有道士自稱吳子來止觀中淹留歲餘養
氣絕粒時亦飲酒其為志也汎然自適無所
營為忽謂玄真曰吾欲為師寫真可乎玄真
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其言引鏡
濡毫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為
讚兼詩二章留遺玄真為讚及詩未嘗抒思
讚曰不材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
貧涉歷群山脩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
山水為家形影為隣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

松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吾師何人矚思
下土思彼上賓曠然無已罔象惟親詩曰終
日草堂間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翫
雲閑對酒惟思月餐松不厭山時時吟內景
自合駐童顏又曰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

恭六

六

松便是家對月臥雲如野鹿時時買酒醉煙
霞又云寂爾孤遊脩然獨立飲木蘭之墜露
衣鳥獸之落毛不求利於人間絕賣名於天
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罷振衣理策而去莫
知所在焉

白椿夫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嶽人也少有高趣習
神仙之道三元八節以詣嶽中諸觀助焚修
朝謁之禮問玄經參真之義頗爲高尚所歎
異至於負薪汲水勤苦尋師不以爲替因得
丹書飛步撒邪之術修之二十年由是濟俗
救民懲妖祛疾賴其力者衆矣巢寇犯關大
駕西巡海內干戈紀綱凌紊酋豪橫暴者所
在自樹置不遵法度師必約正道以戒之從
教者多矣時境內有豪帥亡其姓名嘗爲其

子娶婦吉日之前一晨忽有一少年騎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徑造其廳事箕踞詬之曰我先欲娉某氏女汝何爲奪之衆雖驚駭莫敢酬對因使其徒取纁絳羔鴈青錢束帛備物之數以還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也

恭六

七

豪帥無以拒之選迅足者走百餘里召師詰明師將至年少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來矣乃泫然流涕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師散之以遺貧病者師顯以逆順之理論豪帥豪帥知非乃散釋堡

聚祛解兵衛復爲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
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
日有樵人扣戶曰西峯巖中有仙人會話師
可造之師疑其山木之妖也熟睨其目睛以
辨邪正方攝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
籍仙簡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爲恨也
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即暝矣但見
崖壁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焉翰墨猶濕其詞
曰清秋無所事乘霧出遙天憑仗樵人語相
期白永年讀訖即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顏

黔南節度李顏在鎮之日管內有安居山巨
崖臨水高數百尺上有靈洞鄉里不知其名
常有神仙居之欲瞻禮者乘舟其下扣舷久
之即有雲氣異香之應鄉人上陳李公命道
士泛巨舟備齋醮虔潔有真仙數十人累累
而集於崖頂以觀聽法事者三四日尚見至
今若祈請者徃徃見之也

李班

李班者符秦時人頗好道術常於衛國縣西

南遊川穴山其山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
有瓜葉流出班入穴尋之可行三百餘步廓
然有明中有宮宇牀榻經書几案有二人鬢
髮皓白對坐牀上班前拜之顧曰卿可還無
宜久駐遂辭出至穴口有瓜數枚欲取食之
恭六
已化爲石尋故道還家家人云班去來已四
十年矣

裴沉從伯

裴沉仕爲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
州日晚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

一病鶴垂翼俛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
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人曳杖而至謂曰郎
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一塗必能
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
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
唐已數百歲隱之謁焉留宿及夜當呼其女
曰可將下弦月子來其女帖月於壁上如片
紙耳唐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
一室之內朗然若張燭矣見壺史

廬山人

廬山人寶曆中往往於白波南草市販燒撲
石灰人見之累年多有奇跡賈人趙元卿好
事將隨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瓜茗訪其利
息之術廬亦覺其意謂曰觀子之意不在所
市何所為耶趙曰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
著龜願乞一言耳廬笑曰今日且驗主人午
時有非常之禍當有人非意相干須戒妻子
勿輕應對閉門臨水避之只可費三貫四百
錢耳無大害也不然禍甚君可徑為我語之
趙時在張家停具以此語告張張素知廬神

異乃閉門伺之欲午果匠餅者負囊而至如
盧所言之狀叩門求糴怒其不應足其門詬
之觀者甚衆張與其妻子出後門避之及午
其人乃去行數步忽蹶倒而死良久其人妻
至號呼見官官不能平衆人具言張閉戶迴
避之狀官曰張固無罪但令爲備瘞埋之具
其人妻亦喜因爲具之正當三千四百文爾
由是人爭趨之如市盧不耐之竟亦遯去嘗
謂趙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遯者得隱形
者亦不少遯者二十年可易形名又二十年

名列地仙所言率多竒怪趙云盧生狀貌老
少不常亦不見其飲食又嘗於復州市與數
人行遇六七人盛服帶酒盧叱之曰汝輩所
爲不悛性命無幾六七人羅拜塵中曰不敢
不敢同行者訝之盧曰此盡是劫江賊也其
異如此蓋得道隱仙之流也

權同休友人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一年先遊海湖間過病
貧窘有村夫傭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
豆湯令其市甘草雇者但具湯火竟不爲市

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忽見折小樹枝盈握
搓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按之爲豆湯
誠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僱者曰
余貧疾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
中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僱者遂乃斫一

恭六

十

枯桑樹成數筐扎聚於盤上以水灑之悉成
牛肉汲水數餅爲酒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
獲束縑三十緡秀才方慙謝僱者曰某驕遇
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焉僱者
曰余少有失謫爲傭賤合役於秀才自有限

日勿請變常庶卒某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
指常感感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
達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
筋及髮頰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

神仙感遇傳卷之二



